

江心岛，梦之岛

□ 黄康生

听风而坐，枕水而眠。江心岛以一种醉美的姿态静卧在“三江”之上，仿佛做着千年未醒的幽梦。

江心岛由鉴江、袂花江、小东江交汇冲积而成，形似悬胆。岛上每一粒沙，每一棵树，每一株草似乎都沾染着水的灵气。

江心岛虽然不大，却承载着梅菪古埠的千年梦想。

千百年来，岛上一直流传着“仙人踏浪”“镇水宝珠”“真龙护驾”等故事传说。相传，南宋祥兴元年（1278年），杨太后为登岛祈福，特命官绅用毛竹搭建浮桥，用鲜花装饰桥墩及护栏。杨太后登岛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梅菪姑娘很靓”。

“梅菪姑娘”骆诗彤自幼听着江心岛的传说长大，对岛上的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感情。小时候，她常和玩伴划船到江心岛采桑葚摘野果；长大后，又常与拳友骑车到江心岛种花草种流年。偶尔，她还把自己写给江心岛的情书塞进大榕树的树洞里。

水深云影荡，林密鸟声喧。骆诗彤告诉我，江心岛不仅有飞鸟鸣虫、草色云影、芦苇荷花、书香墨韵、回廊凉亭，还有摩天轮、绿茵场、雕塑园。

雕塑园没有围墙，也没有门槛。清代状元林召棠、“耆年宿学”爱国树、晚清重臣陈兰彬、抗日名将李汉魂、爱国将领张炎、“割狗六爹”麦为仪、“番薯大王”林怀兰、水师提督窦振彪、革命烈士庞雄等70多尊雕塑雕像，巧妙分布于草坪、林间、水畔，与整座江心岛融为一体。这些雕像或站或坐，或颔或笑，或嗔或喜，每一尊都栩栩如生，仿佛随时可以动起来。

骆诗彤用手触摸“耆年宿学”爱国树雕像，不料雕像的两只眼睛，竟泛起光芒：“雕像比我想象中更有温度！”

阳光透过树隙洒在雕塑园内，形成斑驳的光影。园内的林召棠雕像朝江而坐。他身穿白鹤补服，头戴状元帽，双目炯炯有神，双手平放膝盖上，威严端庄。

“坐看云卷云舒，静听花开花落。”林状元的静坐，与江水的静流、江心岛的静卧，似平达成某种默契。雕像旁的马尾松随风摇曳，仿佛在诉说着林召棠当年在江心岛苦读的岁月。

林召棠3岁能背《三字经》，5岁能描红，8岁能赋诗，18岁中秀才，31岁中举人。此后，他经历了4次落榜，直至38岁才高中状元。

据说，林绍棠年少时，一有时间就去江心岛潜心苦读。

对着滔滔江水，皎皎孤月，他反反复复诵读“四书五经”，似乎要把每页书每个字通通吞进肚子里。说起来奇怪，林召棠每次在江心岛挑灯夜读，都有银白色的鲢鱼跳出水面，翻腾跳跃。

站在林召棠雕像前，我不禁浮想联翩，仿佛看见这位癸未科状元骑马而过的英姿。

沿着柏油路向前走，耳边便传来了鸟儿啁啾的叫声。鸟声一粒接一粒，晶莹剔透，好像是从浓密的叶丛里“弹”出来似的。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我们擎着欧阳修的“画眉鸟”走向江心图书馆。

图书馆古朴典雅，书藏古今。大堂墙壁上镶嵌着长方形彩石壁画。壁画以“川流不息”为题，以经典书籍为水，勾勒出奔腾不息的书香之河。

“最是书香能致远。”推开门窗的那一刻，哎哟，一股清新淡雅的书香直往鼻子里钻，让人沉醉。

“山如簪碧玉，水似带青罗。谁把秦时镜，千秋照清波。”在图书馆蒲公英课堂里，一位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正与文曲星点读机对诵《鉴江》。

乘电梯进入“川阅空间”后，却发现一切都变得异常安静，静到连一根针掉下来都能听见。人们都在专心阅读，有的托腮沉思，有的轻咬笔杆，有的嘴角上扬，完全沉醉在书的海洋里。

一个戴着智能手表的小伙子，一边看书，一边摘书，笔尖在稿纸上沙沙作响，像春蚕啃食桑叶。

“老梅菪”潘三爹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眼睛紧紧盯着那本泛黄的《吴川县志》，仿佛要在字里行间捞起沉在江底的梅菪往事。

在“川阅空间”的另一角，还坐着一位名叫阿达的农民工。他用带着水泥灰的手指把书翻开，随后把脸埋进泛着油墨香的书页里……

阿达从偏远的山村来。那里的土只长得出水薯和红薯。16岁那年，他跟着村里人到吴川扛水泥，搬红砖，捣混凝土。后来，又转到鞋厂去刷胶涂胶。那段日子，他一有空就往图书馆钻，直到闭馆才出来。工友们都笑他：“字都不识几个，装什么‘斯文’？”阿达不辩驳，只是憨憨地笑。他确实不认全书上的字，但他发现，光是闻闻书香，心里就踏实。

最近鞋厂倒闭了，家里3个娃的吃穿用度一下子没了着落。可每天晚上，他依然准时出现在“老地方”。管理员早已认得这位老读者，有时会悄悄在他面前放上《复盎》《地摊经营之道》《打不死的小强》等书籍，偶尔也给他塞上几袋海蜇、蒜头。

阿达翻开《地摊经营之道》的扉页，闻一闻油墨的清香。随后他昂起头，笑道：“书香能治愈焦虑！”

突然，一只小鸟从窗外飞进来，它扑闪着翅膀，在梁文锋书房盘旋，似乎对这片陌生的空间充满好奇。

梁文锋书房里挂着“上进青年”T恤衫，摆着旧式电脑和键盘。据说，梁文锋少年时期，常来江心岛观鸟看书踢球放风筝，岛上的花草树木、亭台楼阁都曾留下追逐梦想的身影。这位曾轰动硅谷，火爆全网的青年才俊说：“梦里的江心岛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书房转角处，坐着一位戴蝴蝶结的乡土女诗人。她右手托着下巴，眼睛紧盯这手中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连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仿佛要钻进书里去。每读完一篇，她都会轻轻合上书，闭上眼睛，细细品味书中的每一个细节与情感。

临走前，她在阅读墙上写下：“梦想不会发亮，发亮的是那努力追梦的你！”

走出“川阅空间”，一股江风扑面而来。风里夹杂着足球与泥土的气息。

“传啊！”

“左边！”

“好球——”

一群活力四射的足球小将们，正在体育馆里奔跑、拼抢、冲撞。他们的喊叫声热辣滚烫。

江心岛体育馆，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这片绿茵之地曾承载这吴川足球的百年记忆，记录着吴川无数球迷的欢笑与泪水。

“哔——”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球场上瞬间狼烟四起，红绿翻动。看台上的人挤得满满当当，大家扯着嗓子呐喊：“吴川青年，勇往直前！”“吴川青年，勇往直前！”

发球，运球，断球，传球，混抢……红蓝两队队员个个像小猛牛。突然，只听“嗖”的一声，红队前锋拔脚怒射，球像出膛的子弹飞向球门。千钧一发之际，守门员高高跃起，双臂如铁钳般紧紧合拢，将飞来的皮球牢牢夹在胸前……

易地再战，红方进攻愈发凌厉。开场仅3分钟，红队左边后卫精准传中，前锋门前机敏抢点，一记低射直蹶死角！1:0！全场瞬间沸腾。

“跑位！跑位！”“带球！带球……传！”落后的蓝队迅速觉醒，第36分钟，角球混战中，蓝队前锋上演倒挂金钩，皮球划出诡异弧线飞入网窝。第88分钟，红方边锋以惊人的速度沿边线突进，随后一记精准横传，红方边锋接球后转身射脚，皮球应声入网，比分被改写！这一刻，整个球场沸腾了，欢呼声、呐喊声、锣鼓声、喇叭声交织在一起，响彻云霄。

骆诗彤缓缓放下牛角喇叭，带着意犹未尽的心情走出球场。夕阳的余晖洒在江心岛上，仿佛给江心岛披上了一层橘红色的纱衣。她笑着说：“江心岛是吴川人梦开始的地方，林召棠的状元梦在这里起笔，‘割狗六爹’的机锋在这里磨利，张炎、李汉魂的热血在这里点燃，梁文锋的‘深度求索’在这里萌发，阿杰的地摊梦在这里冶炼，即便是今朝后生仔踢球的那股野劲，恐怕也是从岛上的沙土里长出来的……”

天色渐暗，岛上的灯光次第亮起，暖黄的光晕洒在水面上，如同撒了一把碎金。

沿着滨水步道缓缓而行，脚下是咯吱作响的木板，耳边是风掠过芦苇丛的沙声。骆诗彤说：“那是梦想破壳的声音。”

夜深了，月亮像个含羞的小仙女，从吉兆湾那边轻轻走过来。她眨着眼，一会儿躲进云间，一会儿又撩开面纱，偷偷瞟江心岛一眼。待升至头顶时，似乎胆大了，“扑哧”一声跳出来，将如瀑的清辉倾泻在江心岛上，把江心岛浸成银色的梦之巢。这梦之巢里孵着过往的梦，也孵着未来的梦。而月下的鉴江、袂花江、小东江，却载着流动的月光，流向比梦更遥远的地方……

麻斜渡口（组诗）

□ 吴康权

涛韵里的硃洲岛

□ 肖景文

夕阳沉落，夜雾漫过礁石
鸥鸣掠过海面，是岛民未散的倾诉
海风携着粤西烟火，漫过青石板路
粥粉的暖香裹着荤腥
地摊灯影摇曳，夜市的乡亲尚未收摊
叫卖声时断时续，混着海浪轻拍
一只生蚝，一杯粗茶，在尘埃里
细数着一方烟火的营生

黄铜锅的红火一明一暗
像夜里的船标灯

忙碌渡口

石板路响起杂沓的脚步声
扁担呻吟，竹篓轻碰
叮当声，撞碎大雾的空旷
渡船滑进浓雾里
水声汨汨，机声欸乃
最后只剩海空濛濛
还有我这个看客

千年绳结

我忽然想起《诗经》的苇叶
载着远古的横渡，劈开波浪
渡口飘着
唐人诗句里羁旅的愁
裹着月光，随舟远去

这无名的渡口，是根初线
把千年的漂泊与回望
悄悄系在一起
石阶上藏着时代的脚印
思绪带着远古的梦回

渡口之悟

这渡口渡的
何止是南来北往的人
它渡晨昏，把曦光送过西岸
又把暮色，接回东岸的波心
它渡节气，春汛的生机
夏浪的饱满
都在石阶上刻下深浅的年轮
它渡农人的收成，商贾的盈亏
学子的书卷，聚散的悲欢
任潮水滔涌，过客攘攘
只默然站着，把所有流逝
沉淀成自己的肌理

夜归渡口

天彻底黑透，对岸的灯火
在雾里伸出毛茸茸的圈
渡口终于空了，还给黑夜与寂静
潮声依旧 我立在石阶上
听雾在耳边流淌
明日鸡鸣时，雾会散
石阶会再响起脚步声
渡船会再荡开涟漪
这渡口什么都见过
却什么也不说
它只是在流水与岸线之间
在去与来之间
做一个永恒的，温存的
被岁月磨损的中间物
而那石级的盐涸，烟锅的红
欸乃声的苍茫
早已落进我心头生根

雷语歌谣在波峰浪谷间唱和

渔歌里的椰风海韵，是刻在血脉里的乡愁
茂盛的榕树下，红土地上的菠萝与荔枝
承载着岛民的勤劳与智慧，也藏着血性
追寻着时代的脉搏，冀求着岁月的安宁

硃洲岛的每一寸土地，都在时光里
续写着火山的传奇

绿色半岛（三章）

□ 朱华棣

橡胶林

延绵起伏的绿色，像波浪，涌动，伸展，蔓延至天际，接续蓝天。

橡胶林，像绿色的海洋，神秘，辽阔，荡漾在南海之滨。

橡胶树，一排排、一片片站在山冈原野，粗壮的树干，身姿挺拔，青葱的叶片，向着蓝天伸展，展现勃勃生机。

清晨，橡胶林披挂晨雾轻纱，林间雾气缓缓流动，在晨光的穿透下，闪现金色光芒，如梦如幻。

傍晚，夕阳的余晖斜照林间，橡胶林披挂一身金黄。树的影子被拉长，光影交织成一幅幅美丽的剪影画。

如梦如幻。素朴，神秘。

橡胶林在岁月中默默生长，坚定守护脚下土地。橡胶树忍着痛，流着泪，奉献出乳白色的汁液，直到流尽。深深浅浅、重重叠叠的刀痕是它奉献的见证，年月的见证，也是它坚强的见证。

每一片橡胶林都有灵魂，每一棵橡胶树都有故事。

橡胶林关联着那个火红的年代，上山下乡，不负韶华的知识青年。橡胶林流淌着他们的汗水，感受着他们青春热血的澎湃，记录着他们创业的艰辛，也见证着他们定格在岁月里的荣光。

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与披星戴月的艰辛奋斗历程，擎着他们的家国情怀，抒写出中国橡胶事业特殊年代的辉煌篇章，是他们呈献给祖国的厚礼。

如今，人们在林下巧妙套种牛大力、五指毛桃等中药材，增加林地产品的多样性，赋予橡胶林更多的内涵。

橡胶林，已然成为乡亲的生态林、旅游林、致富林，在这片土地上，继续书写独特的故事，散发耀眼的光芒。

红树林

一边牵手海岸的坚硬，一边牵手海水的柔软。

红树林绿色林带，环绕着雷州半岛绵长的海岸线，站在海岸与海水之间，站在咸淡水交汇的潮间带，一株株，一簇簇，一片片，它们手牵手，站成岸线绿色长城，拱卫着绵长海岸。

绿色，像一条飘带系在雷州半岛的腰间，装点半岛如诗的美丽；又像一条澎湃跳动的血脉，蓬勃着半岛勃勃的生机。

生长在潮间带的滩涂，根系，交错缠绕，根连根，枝缠枝。根须一边深扎泥土站立，一边裸露泥滩呼吸。茎枝旁逸斜出，伸展，再伸展，让绿色不断蔓延。

经历海潮与台风的肆意摧残，生长成壮观的海上森林，站立成坚强的海岸卫士，站成自然界的奇迹，人们的惊叹！

涨潮时，红树林树干浸泡海水，枝叶漂浮于海面之上，呈现“海上森林”奇观；退潮后，滩涂上底栖的鱼、虾、蟹、贝活跃起来，穿梭其间。

红树林是无数鸟儿栖息的家园。青翠的枝叶间，白鹭、鸥鸟，还有很多知名的、不知名的鸟儿，出入其间。鸟儿白色的翅膀，像是绿色林带的魂灵。鸟儿展开翅膀时，雪白映衬青绿，这样的美丽，令人陶醉。

红树林，是海岸卫士，又是自然生态的调节器。它保护海岸，净化海水，调节气候，防灾减灾，造福人类。

红树林，是海岸线生生不息的生命道场。它的绿色，已与雷州半岛融为一体。这绿色，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注脚，也是这片大地上人们不屈不挠、勇敢坚强精神的生动写照。

桉树林

树干笔直地挺立，托起枝繁叶茂，举起一片青葱。

一棵棵，一排排，桉树整齐地站立，像无数画笔，涂抹大地，描绘山河。

一棵棵桉树，根系坚定向下，树干顽强向上，叶片努力伸展，追逐天空的光。

青绿成伞，浓荫满地。阳光穿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如同碎金铺满林间。

一边挺立，一边芬芳。开花时节，树干高高举起一树繁花，举起一片舞动的蜂群，举起一片芬芳的海洋。

桉树林，成为金色的演奏大厅，每一只蜜蜂都是出色的演奏家。它们嗡嗡吟唱，自然的乐章，和鸣天地。

早晨或黄昏，也会有鸟儿聚集高高的枝头，高声歌唱，寂静的林间，热闹非凡。

林间地上，人们种植的小粒咖啡、迷迭香、香兰叶、灵芝……各自精彩。林下多种作物“混搭”，蓬勃生长，一幅新生态的优美画卷，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生态美与百姓富，有机统一。雷州半岛的桉树林，成为新的产业融合发展生态模式。

330万亩的辽阔，抒写红土地的绿色篇章。桉树林，是大地美丽的诗行，是雷州半岛呈献世界的生态杰作，郑重写下土地的恩重，以及生命的坚强。



红树林间，鹭鸟相依。
本报记者 张锋锋 摄